

# 北大回首 六十年

段宝林 著

国际人类学「彼得奖」  
首位东方得主  
段宝林

深情回首  
北大六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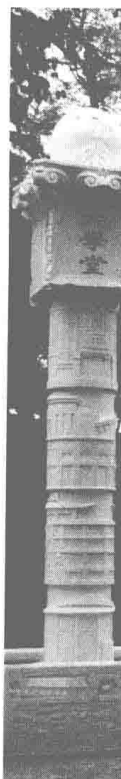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一  
北  
大  
记  
忆  
一

# 北大回首六十年

段宝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回首六十年 / 段宝林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5  
(北大记忆)

ISBN 978-7-301-30065-7

I. ①北… II. ①段…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0873 号

- 书 名** 北大回首六十年  
BEIDA HUI SHOU LIU SHI NIAN
- 著作责任者** 段宝林 著
- 责任编辑** 于铁红 周 彬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065-7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电子信箱** [pkupw@qq.com](mailto:pkupw@qq.com)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0112
-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23.5 印张 300 千字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55.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 目 录

## 难忘的黄金时代

——青年时代的回想 .....001

五六十年代北大校园生活琐忆 .....026

刻骨铭心的几本书 .....037

## 五四时期的北大人

——纪念恩师杨晦先生 100 年华诞 .....040

回忆冯至先生 .....046

回忆魏建功先生 .....051

回忆王力先生讲课 .....056

王力先生谈学习与写作 .....059

怀念钟敬文先生 .....064

## 真正学者的楷模

——沉痛悼念季羨林老师 .....071

## 耿直无私，坚持现实主义

——怀念吴组缃先生 .....077

听吴组缃先生说老舍 .....083

老舍先生与民间文艺 .....085

许地山善讲笑话 .....091

林庚先生谈民歌与新诗 .....	093
深切怀念阴法鲁先生 .....	099
追忆王瑶先生 .....	101
回忆爱国诗人彭兰教授 .....	106
怀念吕德申老师 .....	115
多面统一的学者吴小如 .....	118
朴实认真，嫉恶如仇 ——忆徐通锵同志 .....	121
与绍棠在北大的日子 .....	123
刘绍棠乡土文学的艺术魅力 .....	126
乡土文学与艺术规律 .....	130
马约翰印象 .....	134
1957，北大杂忆 .....	137
两极的爱情 .....	141
草棚大学第一课 .....	154
《歌谣周刊》创刊 60 周年纪念会 .....	175
回忆北大民俗学会 .....	176
纪念北大民俗学会成立五周年 .....	181
啊，北大雄风！ ——北大《歌谣周刊》70 年有感 .....	183
我的创新与立体思维 .....	186
民俗学的命运 .....	189
第一个参加国际学术组织 .....	191
回忆李福清院士 .....	195
国际友人的中国情结令人难忘 .....	198
捐献民俗文化藏书仪式上的讲话 .....	202
北大遇仙记 .....	207

- 歌唱的幸福  
——庆祝北大教授合唱团成立 15 周年 .....210
- 八十感怀 .....212
- 走向世界 为国争光 .....224
- 新华赋 .....230
- 井冈四咏 .....233
- 致天安门前的哨兵 .....235
- 北大赋 .....237
- 未名湖之歌（应征“新校歌”） .....238
- 党啊，我的母亲 .....240
- 题照 .....242
- 爱人在远方 .....243
- 爱情是什么？ .....244
- 礼炮 .....245
- 给大姐 .....246
- 扬州火车站 .....247
- 夏天进北大东门 .....248
- 蟹岛噪音 .....249
- 生命之光 .....250
- 为什么笑口常开  
——给女儿的信 .....251
- 与金煦通信  
——关于立体描写 .....253
- 段宝林教授荣获国家级大奖“山花奖” .....254
- 段宝林教授获意大利“彼得奖” .....256
- 将中国研究成果带到国际  
——段宝林喜获意大利人类学研究“彼得奖” .....261

段宝林获柏拉图奖等国际大奖 .....	264
美国马克·本德尔教授对《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的书评（译文） .....	267
辛勤创造的六十年 .....	269
钟情民间文学	
——记国际人类学“彼得奖”东方第一得主段宝林 .....	272
段宝林：以热心肠做冷学问 .....	275
北大日记选录（1954—2002） .....	278
段宝林自写年谱简编 .....	335

## 难忘的黄金时代

### ——青年时代的回想

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感到，我平凡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是青年时代。

青年时代是我告别苦难的童年跨向新生的年代，同时也是我们亲爱的祖国由苦难走向新生的闪光年代。正是我的青年时代，奠定了我一生事业的根基。每当我想起幸福的青春年华，一股甜蜜的情感便油然而生，使我陶醉，使我振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回忆青年时代是令人非常愉快的，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黄金时代。

青年时代很遥远了，但又仿佛是晚近的事。当我登上西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口时，仿佛是在爬南京的那些小山头；当我在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书海中遨游时，仿佛在上海地摊上翻阅旧书一样激动。年青时代的印象是那样的强烈，时时如电影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那样生动，那样丰富多彩。不知我这支秃笔能体现其万一吗？

我在青年时代，似乎整天都处在一种兴奋的情境之中，尽管也屡受批评乃至批判，但豪性不减，仿佛有使不完的精力、尝不尽的甜蜜。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 孤儿的血和泪

我出生在扬州城内东关街的一个商人家庭，家业曾红火过一阵，但“七七事变”以后很快就衰败下来。祖父在日伪土匪的迫害下病死。父亲

抽大烟沦为乞丐冻死街头。我和母亲寄居外婆家，弟弟和祖母寄居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1944年母亲病故。1948年祖母亦跳运河自杀身亡，弟弟进了孤儿院。我则在外婆家读书。孤儿的生活是不堪回首的，那时处处受气，感到窒息，盼望着平等的待遇而不可得。世态炎凉，有时幼弱的心灵难以承受。记得母亲去世一年后，我曾从病床上爬起想触电自杀，但被弹了回来。小学五年级的《自然》课本说，五分钟不呼吸人就要死亡，于是我憋气找死，但不到五分钟，便憋不住了。没法子，只好活下去，埋头书本，这也养成我后来孤僻的个性。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我进了初中，崇实中学校园原是日本鬼子的“苏北宪兵队”，这里关押过许多抗日志士，后院有个镗水池，是鬼子将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毁尸灭迹的地方。我亲眼看到这水泥深池，硝镗水中漂着油光。这段历史我无法忘记，我觉得中国人要争气，这也无形中加强了我学习的责任感。

扬州作为文化古城，文化基础较好，我们的中学老师多为饱学之士。初中时的物理、几何老师王履安，教课非常认真，虽然由于生活困难而面黄肌瘦，但讲起课来精神头十足、头头是道。他唤起我对理工科的兴趣，听课之后，做作业非常轻松，考试常考100分，那时就想将来当发明家，做工程师。后来他到江都县中去教书了，我又跟着他到了县中，在县中我也常考第一，打好了文化基础，毕业后就考入了著名的省立扬州中学。

我的小学是在法国人办的天主堂达德小学里读的。崇实中学也是教会学校，可能是新教吧，讲道的是牧师而不是神父。我曾听过牧师的传道，宣传上帝的万能。记得他生动地打了一个比方，说上帝造的人眼，全自动对光，非常灵敏，不像人造的照相机，还要对快门、距离、光圈什么的，说得天花乱坠。学校里有个爱沙尼亚老太太，矮个子，嘴唇上有些黄“胡须”，对人很和善。据说这校舍就是她主持修建的。学生听“讲道理”“做弥撒”都是自愿的，我们爱玩，很少去。就是偶尔听一两次也是出于好奇，想尝尝“圣饼”的滋味，感受一下教堂中神圣的气氛——那窗户上的五彩玻璃和耶稣受难像，那和谐悦耳的赞美诗是有一

定艺术感染力的。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思想也有吸引力，但许多玄奥的道理我们还理解不了，也没有心思去信教。当时真正“吃教”的人是很少的。到公立学校之后，也就与宗教远离了。但宗教的艺术气氛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电影戏剧都与我无缘。有一次，为了看戏甚至流了不少血。

那是1948年的夏天，国民党军队在左卫街实验小学搭台演戏。这是不用买票的，我很早就跟伙伴们一起去了。人很乱，很挤，我被挤到了前排，没有位子，就站着看。当我正好奇地看着台上进行演出准备，盼望看到好戏出台时，没想到一个大兵在台前维持秩序，要大家别挤。他走来走去，忽然走到我的前面，用脚使劲在我头上一踩，我的眼角猛然碰撞在舞台的木头沿上，立刻血流不止。我只好用手捂着伤口，挤出了“剧场”，回家抓了一把香灰，把伤口盖上。还算幸运，如果再往下一点，把眼碰瞎就更糟糕了。戏没看成，却在我的左眼角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痕。

我的中学时代是悲苦的。我家住东城，扬中在西城，上学时走在大街的石板路上，常常感到阳光惨白，非常暗淡。今天回忆起来还感到奇怪，难道那些年的太阳真是那样惨白吗？那也许只是我的主观感觉吧，但那印象极深，每当我回忆起那段生活，那惨白的阳光就突现在我的眼前。

扬州中学是一所著名的学校。朱自清、胡乔木、江泽民等都是我的校友。“南有扬中，北有南开。”在20世纪30年代，扬中是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老师们上课往往不看教案，滚瓜烂熟，很吸引人。化学老师胡季洪先生在黑板上写的化学方程式是如此精美，简直是极好的书法艺术品，具有独特的美感，令人钦佩不已。物理老师侯湘石、数学老师黄应韶等先生都是著名的老教师。国学常识课的老师鲍勤士先生年近八旬，讲起《诗经》来热情洋溢，颇使人陶醉。语文老师江达臣（树峰）先生，给我们讲李大钊的散文《青春》《今》等名篇，让我们写作文时创作小说，并进行生动的讲评，引起了我对文学的喜爱。原来热衷于数理化的我，那时可以写几千字的小说，觉得是很大的进步了。

在悲苦的生活中，精神生活是不可缺少的，我的精神文化生活主要

在文学与音乐。当时武侠小说在学生中很流行，什么《蜀山剑侠传》（还珠楼主），有好几十本，我不感兴趣，看得不多。我喜爱的是《石头记》和诗歌，小学时学过的《古文观止》也是常翻的。一些新诗能投合我的心理，也常常铭记不忘。至今我还能背出一些。如一首不知名的小诗：

鱼啊，  
地狱式的池沼，  
生活是苦，  
还是甜？  
秋雨落了，  
处处激起争自由的狂潮。  
去吧！  
跟着流水东去，  
不要在浊水中徘徊。

这首诗似乎是为我所写，所以印象极深，虽然是自由诗，但还是很自然地记住了。

我爱书，在那苦难的岁月里，书籍是我精神的慰藉。我常常迷醉在书中，忘却了人间的辛酸。但那时能看到的书还是很有限的。1949年1月25日清晨，没有经过战斗，解放军已进了扬州，我的命运也跟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辕门桥闹市区，新华书店很快开门营业了，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店内办了一个读者阅览室，使我们这些买不起书的穷学生也能在里面看书。刚出的新书，都可以自由取阅，十分方便，这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开了眼界。过去的反共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曾使不少人流亡他乡。当时我也想流亡，只是没钱而未走成。我向往新生活，如饥似渴地读着反映解放区新生活的书。丘东平的《茅山下》，艾青的《黎明的通知》，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等书，以生动的事实使我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的事

迹。后来又看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小册子，看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以及《社会发展史》《中国四大家族》《蒋党真相》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许多书。当时正值寒假，我常常整天去看书，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那些曾经甚嚣尘上的反共宣传不攻自破了。从此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就是开始爱上了新的文艺作品，成了一个文学爱好者。那些作品使我看到了新的出路，使我更加向往新的生活。丘东平的中篇小说《茅山下》的卷前诗曾那样激动着我年轻的心，我至今记忆犹新：

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看你前面的朝霞，  
谁爱自由，  
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了山头，  
红叶落遍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这道路的崎岖，  
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这是革命烈士丘东平同志在江南新四军中跟随陈毅元帅抗击日寇时写下的壮丽诗篇，像一片火红的朝霞一样，照亮了我人生前进的道路。

## 走向新的人生

当时的解放军住在老百姓家，和老百姓关系很好。老同学郭宏儒家离我家不远，他们家住的解放军有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看了，向我介绍，我也借来看。保尔的身世同我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看得特别入迷。对于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我，保尔的这段内心独白特别投合我的心理：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终时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不久，我和郭宏儒同学怀着共同的志愿投身革命事业，考取了解放军的“华东医学院”（后来改名“第二军医大学”）。过去我要做一个像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后来又把高尔基当作学习的目标，如今则把保尔·柯察金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了。

我从小热爱音乐。运河边纤夫们的号子，搬运工人集体的合唱，沿街卖唱的扬州小曲，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小学时虽在日寇铁蹄下却学会了《青年进行曲》等冼星海的救亡歌曲，而《天伦歌》则是我最爱唱的，因为它也是孤儿的歌。刘雪庵的《红豆词》虽然唱的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但因我的命运同林黛玉甚为相似所以也很爱唱。生活中我常生闷气，往往闷得胸痛，于是便独自一人，爬到城墙上去唱歌。当时我住在缺口城门口，这城门却是堵死了的，所以非常冷落，我可以随时爬到城墙上去散步，尽兴高歌，发泄我的郁闷。现在想来我在城墙上长时间唱歌，或许还救了我一条小命哩。

我有个表妹，比我小两岁，上初一时成绩很好，却染上了肺结核病。我舅舅经商，可以给她请医生看病，但拖了几年也没治好，终于在1950年去世。当时我和她居住在一起，生活条件却比她要差得多，如果也染上肺病，还不是死路一条吗？自母亲死后，从1945年到1948年，我几乎每年都要生一场大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不是肚子痛，就是胸口痛，头晕，天旋地转，但最怕的还是传染上肺病。我母亲可能就是因肺病死的，家中如今有肺病病人，随时都可能传染给自己。这压力实在太太大，我尽量不在家里待着，上城墙唱歌，不但发泄了胸中郁闷，同时也进行了深呼吸。城墙外边就是古运河，空气非常新鲜，对我的肺一定很有好处，我庆幸没有传染上肺病。我之所以急于离家参军，躲避肺病也是原因之一。我始终感觉到，党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我再生的母亲，如

果不是解放，不是参军，我也许早已成了肺病的俘虏，我的骨头早已去打鼓了。

过去我爱唱歌，只是一个人孤独地唱些悲歌。新中国成立以后听到许多新歌，那欢快有力的调子使我的心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呀伙嗨嗨一个呀嗨……”这首解放的歌唱得特别带劲，后面那“呀伙嗨伙嗨，呀伙嗨，嗨嗨呀伙嗨嗨一个呀嗨！”虽然是虚词，却像锣鼓伴奏一般在我的心中震荡，连心跳也加快了。在开大会之前常唱的歌是《跟着共产党走》，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歌：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这首歌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进步学生中就在哼唱，但“共产党”则用简谱的“563”来代替。记得有一次开全校大会，一位高三同学坐在我旁边，他的声音非常圆润，他的表情非常庄严，那动人的歌声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扬中有一个土风队，是1947年暑假学习上海交大“大家唱”合唱团而成立的。他们唱过《古怪歌》《团结就是力量》《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保卫黄河》《热血》等歌曲。这位高三同学就是土风队的，令我非常钦羨，于是我也参加了土风歌咏队，和同学们一起歌唱。这逐渐改变了我孤僻的生活习性。

参加了土风队，我仿佛从黑屋子里走到了阳光下，我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和同学们一起欢唱，男女同学一起说笑，使我体验到了集体的温暖。我们的队歌是每次活动必先唱的：

年轻的朋友快起来，  
忘掉你的烦恼和不快。  
千万个青年一条心，  
唱出一个春天来！

唱起它，就感到欢乐，就感到温暖，就感受到团结的力量，决心为祖国的春天早日到来而努力。还有一首短歌也是常唱的：

我们是姊妹兄弟，  
大家永远在一起。  
不分我，不分你，  
一条大路把手携。

这首歌我常常是噙着泪唱的，它使我冰冷的心逐渐转暖，使我受到同学们青春烈火的感染，在友情中体验到一种甜蜜的幸福。它很快在全校传唱，以至于前几年老同学聚会时，一个人起头，大家就满怀深情地合唱起来，反复地唱，泪水夺眶而出，我们的心又回到了那难忘的青年时代，回到了青春焕发的扬中校园之中。

当时土风队常唱的歌还有向往解放的《山那边呀好地方》、苏联歌曲《光明赞》《贝加尔湖之歌》、歌剧《白毛女》插曲、《黄水谣》《打得好》《王贵与李香香》组歌，等等。这些歌把我的思想感情同人类解放的艰苦历程联系起来，使我们体会到革命的道路是充满血与火的艰苦斗争的，然而前途又是光明灿烂的。这些歌的歌词同时也是很好的诗，使我深深体验到诗歌之美，对文学也更加喜爱了。唱起《光明赞》就好像自己置身于时代大潮之中：“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这是多么辉煌的道路，而被流放的俄国革命者在西伯利亚的风雪中“为争取自由挨苦难”，坚强不屈勇敢斗争，才取得了胜利。唱起它就使我想起《列宁生平事业简史》，想到俄国人民反沙皇专制斗争的艰苦历程。《民主进行曲》也是我们特别爱唱的

歌，我们把它抄在歌本上学唱；民主自由曾是我们向往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人民的民主政权而斗争，共产国际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刊头上也是把民主作为目的提出来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出要使无产阶级转变为统治阶级，要“争得民主”。民主革命的目标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为了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所以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此语确实深刻。由于把民主看成是可有可无随意摆弄的“手段”，曾使我们国家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历史教训太深刻了。回过头来再看看解放初期对民主的向往和歌唱，就特别令人回味。当时常映纪录片，片头音乐就是贺绿汀《新民主进行曲》中的一段。我们开会也常唱《我们是民主青年》，这《民主进行曲》的最后一段可以说是带有纲领性的：

嗨——我们，我们可爱的祖国呀祖国，  
从今要打破，那专制枷锁，  
嗨嗨，联合政府就要实现，  
我们要建设民主和自由，新的中国。

“民主政府爱人民”，这是人民翻身解放的产物，也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民主的花儿开出幸福的果”，这是最有魅力的。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后，当时扬中的音乐教师黎英海先生曾创作了一首很美的歌曲：

五千年的古树开了花，  
四万万个人民当了家，  
如今呀东方发红光呀，  
光辉那个灿烂新中华。

只有实行人民民主、人民当家做主，中国才能建设成光明的乐土。但这

又是多么不易啊！

1949年4月1日南京发生了学生运动，学生们反对打内战要和平民主的请愿斗争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武装镇压，伤亡惨重。扬中学生发起全市大游行进行抗议，支援南京学生斗争。我们扬中土风队员也积极参与了，沿途高唱革命歌曲，印象最深的是那首悼祭的悲歌：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们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前进。

你们真值得骄傲，更使人惋惜悲伤，

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群情悲愤激昂，走到东关街时，正好碰到解放军的队伍迎面走来，他们是开往长江准备渡江的。我们高呼：“向解放军致敬！”“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解放军也高呼：“坚决打过长江！”“决不辜负人民期望！”游行继续了一整天，我们却不觉得饿和累。高三的王永生同学（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教授，已故）把嗓子也叫哑了，几天不能讲话。革命烈士的鲜血，是革命的火种，燃烧起我们内心的青春之火。“一个人倒下去，一千个人站起来！”这就是历史。独裁专制是不得人心的，十多天后，解放军就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

扬中的树人堂是我们最爱去的圣地。在那里我们看了文工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黄河大合唱》以及学生们自己演出的小话剧，如田汉的《回春之曲》等。诗朗诵《等待着我吧！》（西蒙诺夫作）在当时也很新鲜。树人堂的“两翼”有着化学、物理实验室，图书室，这是很好的学习处所，许多现代文学书刊是在那里看到的。大礼堂的报告会也有不少激动人心之处。有一次，台上出现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作报告，她就是扬州市青委书记戴昭。她是那样刚健英武，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新女性，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终生难忘。她穿着灰色制服，腰扎皮带，打着绑腿，头发齐耳根，剪得很整齐，动作非常利索，面色红润，两只大眼炯炯有神，发出锐利的光芒。她的讲话，清脆有力，字